

#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生哲学和艺术主张

陈世丹<sup>1</sup>, 孟昭富<sup>2</sup>

(1. 厦门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2. 黑龙江冶金工业学校 外语教学部,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2)

**摘 要:** 美国当代伟大小说家厄纳斯特·海明威的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 表现了他的存在主义人生哲学: 在荒诞的世界里, 在虚无的环境中, 人应该在生活下去的过程中积极地发现和创造意义、秩序和美。海明威主张, 作家要讲真话, 真实地表现生活, 告诉人们真理, 但可借鉴一些现代主义手法, 更深刻地揭示主题, 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 人生哲学; 存在主义; 艺术主张;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51(2001)01-0069-05

## The Life Philosophy and Artistic View in The Sun Also Rises

CHEN Shi-dan<sup>1</sup>, MENG Zhao-fu<sup>2</sup>

(1.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Department, Heilongjiang Metallurgical Industry Institute, Jiamusi 154002, China)

**Abstract:**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Sun Also Rises*, Ernest Hemingway the present-day great American novelist presents his existentialist life philosophy that in the absurd world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nihility man should find out and create meaning, order and beauty in the course of his life. Hemingway maintains that a writer should tell the truth and truthfully describe life and that he can make use of some modernist techniques to more deeply reveal the themes, thus having formed his own special artistic style of combination of realism and modernism.

**Key words:** life philosophy; existentialism; artistic views; realism; modernism

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享誉世界的美国当代小说家。1954年瑞典科学院以海明威“精通当代叙事艺术”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发表于192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sup>[1]</sup>使他一举成名。这是继T. S. 艾略特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之后, 又一幅表现战后西方文明衰败的荒原画卷。小说以独特的艺术手法, 生动地再现了战后欧洲这片精神荒原上人们的生活。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深刻地表现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艺术主张。

### 一、海明威的人生哲学

每一位作家都有其自己的世界。“无论生活是什么或成为什么, 首先是暴力、痛苦、折磨和死亡。这些

就是海明威世界的典型术语, 而且他坚信, 人类必须直接面对这些东西。”<sup>[2](P284)</sup> 存在主义者认为, 人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孤独、恐惧、荒诞就构成了他存在的基本经验。人既找不到他存在的原因和理据, 也找不到出路, 一切都是虚无。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观。小说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被战争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致残, 都被以某种方式逐出了正常生活的轨道。在战后这片精神荒原上, 他们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他们理想破灭, 前途渺茫, 于是便浪迹天涯, 嗜酒如命, 沉迷舞场, 企图在挥霍无度和不严肃的男女乱交中竭力忘记自己的痛苦, 拼命地去寻求那固执地躲避他们的幸福。这种消极遁世和放荡不羁不但不能使他们满足, 反而使他们陷入更深的悲观绝望而

收稿日期: 2000-09-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97CWW004)

作者简介: 陈世丹(1959-), 男, 黑龙江七台河人, 厦门大学博士生, 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 孟昭富(1954-), 男, 黑龙江佳木斯人, 黑龙江冶金工业学校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英语教学研究

不能自拔。杰克热恋着勃莱特,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即。在旅馆房间里,杰克脱下衣服,站到镜子前,痛苦地注视着他那个地方的创伤;躺在床上,他为自己的无能和命运悲泣。他感到他生活在地狱里。战争夺去了杰克作为人的尊严,迫使他接受女人的侮辱。当勃莱特请求他促成她与斗牛士罗莫洛不正当的关系时,他只好为他们“拉皮条”。战争夺去了勃莱特第一个情人的生命,又将他目前的丈夫在危险的惊惧状况下送回了家乡。战争不仅使杰克及其同时代人失去了男性气质,也使勃莱特变得与男人无异。她战后侨居巴黎,和一些男人们在一起鬼混,在咖啡馆里酗酒调情,为的是忘却“人间地狱般的痛苦”。他们面临着道德与感情的空虚。最后,勃莱特又回到杰克身边,她认为杰克是她唯一真正得到的人。实际上,没有性爱基础的爱情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他们的爱是没有希望的。这两位彼此钟情的男女因永远不能结合在一起而更感孤独和苦闷,更觉前途渺茫。他们无法实现的爱情象征着世界的荒芜。

如何生活在荒诞的世界中?这是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要回答的一个哲学命题。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总是一种世界中的生存,处于一种限定或制约选择的、具体的、在历史上明确的环境中。”<sup>[3](P74)</sup>所以,存在也是对生存意义的考查。人的尊严与价值体现在某种环境中的选择行动。《太阳照常升起》揭示了海明威面对当今世界的虚无主义问题的幻想。海明威试图回答人在没有本质意义的自然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即在缺乏重要意义的环境中人如何作出选择并解释自己的存在问题。存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你生活下去的过程中,你真地认识到了什么”,杰克·巴恩斯告诫自己。“我并不介意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我想要知道的一切就是在其中生活。”

杰克的生活必须从遥远的绝望边缘开始:他必须在他的创伤拒绝给予他许多有意义的机会之后创造意义。他的确做出明智的选择并按照选择行动。这些选择导致他对于具有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面对不幸的勇敢姿态的坚持。在生活中,他坚持这样一种道德信念:你必须为你所得付出代价,用自己挣来的钱去换取一切对你有点好处的东西。因此,他有固定工作,是一名新闻记者,工作扎实。他代表着他努力在生活中所遵循的准则:面对危险,坚持一种毫不掩饰的纯洁风格。斗牛士蔑视死亡的“硬汉子”精神使杰克感到自己又恢复了男子汉气质,获得了正视人类环境的力量。他也拒绝承认失败,响应勃莱特从马德里发来的求助电报,携她返回荒诞的世界

中继续顽强生活下去。从斗牛场中罗莫洛的榜样,杰克明白,控制自己的行为虽然很难,但是可能的。这就是风格,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规诫和控制自己,表现出压力下的优美。他能忍受自己的痛苦。他不矫揉造作,不把自己的挫折加到别人身上,利用别人,或者企图让别人为自己的痛苦付出代价。他不仅懂得控制的价值,而且懂得感情的价值,给予和同情的价值。尽管本人受伤,他仍以同情、责任感、理解与原谅去响应朋友们的请求,抚慰他们的痛苦。他终于懂得了如何生活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

在荒诞的世界中,在虚无的环境里,尽管杰克的创造力受到损伤并忍受着痛苦,但他在“生活下去的过程中”积极地发现和创造意义、秩序和美,从不灰心丧气,而是不屈不挠地坚持着,表现出压力下的优美。这就是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这种从悲剧命运中闪烁出的崇高的美,激励和鼓舞着人们在荒诞的现实世界中勇敢拼搏,顽强生活,表现了人的美和人在自然界中的伟大力量。然而,对海明威来说,既然人不能逃避、不能认识、也不能改变世界,人势必屈服于环境和命运。无论如何,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不管人不遗余力地将人生演得怎样悲壮,人类环境还是老样子,虚无还是陪伴着你,人生还是痛苦的,没有希望的。小说表现了海明威悲观的存在主义人生哲学。

## 二、海明威的艺术主张

对海明威创作有很大影响的两位作家,一位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另一位是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意识流小说的创始人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不无夸张地说,“全部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于一本马克·吐温写的名叫《哈克利贝利·费恩》的书……它是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一本书。全部的美国创作都来自于那本书。”<sup>[4](P192)</sup>无论海明威怎样夸张,马克·吐温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方法,马克·吐温简洁、明晰、活泼和口语体的语言风格都深深地影响了海明威。海明威强调:“一位作家,就像一位上帝的牧师,应该非常正直,非常诚实。……作家的职责是讲真话。他忠诚于真实的标准应该是非常高的,他根据自己经验的虚构应该产生出比任何实际情况更加真实的描述。”<sup>[5](P272)</sup>在创作中,他严格要求自己要像新闻报道那样“用事实说话”,<sup>[5](P93)</sup>反对纯粹的捏造和一味地虚构。他认为,他仅仅跟任何人一样好地写下他所看到的和他所感觉到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小说带有自传的性质。《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意大利前线战斗的真实经历

写的。《丧钟为谁鸣》是他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记录。除此之外,尽管《老人与海》不是他的自传,它是根据一位在加勒比海钓鱼的古巴老渔民的故事写成的。

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在海明威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乔伊斯是一位伟大的作家。”<sup>[6](P62)</sup>他还承认说,“我非常喜欢他,我把他当作朋友,我认为没有人能比他写得更好,在技巧上,我从他那学到了很多东西……。”<sup>[4](P95)</sup>在乔伊斯及其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1922)的影响下,海明威学会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特别是意识流手法。海明威强调写人,写人的内心感情和冲突;他坚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通过自由的飞驰联想将过去的经验、现实的生活和未来的前景统一起来,通过将现实与梦境交叉往来并自然结合,充分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海明威还诚实地承认,他从埃兹拉·庞德那里也学到很多东西,<sup>[4](P95)</sup>如意象主义方法。“是庞德,这位意象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发言人,帮助海明威理清了自己对小说艺术应有的态度。”<sup>[7](P62)</sup>海明威还娴熟地运用象征手法加强哲学色彩。

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移居巴黎的英国和美国的年青知识分子,他们在战后混乱、荒芜的世界中,过着无目的、无意义的生活。在一片由狂欢所遮掩的消沉的幻灭气氛中,他们频繁出入餐馆,大量酗酒,浑浑噩噩地玩性游戏,甚至就战争在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所留下的创伤开玩笑。据说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被辨认出来,是以美国移居欧洲的具体人为原型塑造的。海明威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在小说中遭到诋毁。勃莱特的原型是非常放荡的杜芙·特威斯頓女士。被认为是科恩原型的哈罗德·罗布后来通过讲述庞普洛那节日“实际上”发生的故事来为自己辩解。海明威以同样不中肯的方式说,罗布的说法是随心所欲。显然,海明威的作品很接近他的生活经历。至于杰克的阳痿,海明威在1951年解释说,这一想法来源于他自己的经历:

有一次我负了伤……我认识一位发生这种情况的小伙子。于是我利用他,使他成为在巴黎的外国记者,并试图发现当他爱上某个爱上他的人时,他的问题会是什么,结果他们对那事无能为力。<sup>[8](P56)</sup>

此外,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巴黎和西班牙的风光民俗。所以《太阳照常升起》从总体上看是一部根据作者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战后欧洲这片精神荒原上青年人无所适从,心灵空虚,前途渺茫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海明威还成功地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手法,如意识流、意象和象征等,从而更生动地表现生活,

更深刻地揭示主题。

意识流是文艺创作中专门表现人类不受理性控制意识流动状态的一种特殊的描写和表现手法。人类的“意识流动”是精神活动中的常见现象,而“意识流”特指人在非睡梦状态下内心思想及意识(或无意识)不间断地自然流动的特征。现代小说和电影采用意识流作为一种叙事手法,表现与故事中心人物的意识密切关联的观察、回忆和遐想的全部场景、事件和思想。围绕着人物精神活动中一连串随意产生的、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的感觉同有意识的和半意识的思想、回忆、判断、愿望、情感、联想全部混合在一起,“准确地”、“原样地”描摹“心理的真实”。为了这种心理的“写真实”,就必须拆散时空秩序,打破传统的叙事常规。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运用意识流手法暴露杰克内心世界的苦痛与悲哀。他所采用的意识流手法,清晰明快,从容自如地出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不露痕迹地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把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具体的事件、情节联系起来,使读者从人物的内心世界能清楚地看到现实世界的影子,从现实世界的描绘里,也能看到它在人物的内心所引起的反响,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战争留下的创伤使杰克阳痿,但没能夺去他的性欲。他爱勃莱特,勃莱特也爱他,但他的阳痿破坏了他们任何建立关系的机会和实现爱情的可能性。杰克忍受着失眠的痛苦,他一躺下,他的“大脑就开始工作。”他的潜意识首先回到他负伤时的过去。“唉,像那个意大利人那样负伤,并在那开玩笑的前线逃跑,真是糟透了。”他想起那位意大利人的“精彩演说:‘你,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任何外国人都 是英国人)献出了比生命还多的东西。’”但是这种骗人的空话安慰不了他,他的大脑仍在“到处跳跃”。现在,他的潜意识又回到现实,回到了“只是要那她得不到的东西”的勃莱特。他为自己的生活充满挫折而痛苦。当杰克拒绝告诉科恩勃莱特的下落时,科恩大骂杰克,“你这该死的拉皮条的家伙,”并把他打倒。杰克感到“有点头晕,”于是他离开咖啡馆,走向旅店。这时,海明威将主人公对现实的感觉与对过去梦幻般的回忆交织起来。首先是杰克对现实的感觉:“穿越广场向旅店走去,我感到一切都变了,变得很新鲜。”然后他的潜意识又回到了过去的事件:“我……感觉我正从城外足球场往家走。我提着装满足球赛用的物件,我从度过我一生的城市里的车站走上大街,一切都变得新鲜了。”突然,杰克的潜意识又回到了现实:“人们在耙草坪,烧路上的树叶,我停下很长时间,观看着。”令他“头晕”的这一击使想起更早的一次一击,“在比赛中我被踢中头部。”此时

现实与梦幻相互交织,“上楼用了很长时间,而且我感到我提着一个箱子。”杰克似乎又回到了他少年踢足球的时代。他应科恩所求,爬上楼梯去看他,但他仍感觉他提着他的“幻觉提箱”;进入科恩房间时,他甚至将箱子放下。

从意象主义作品和原则:(1)直接处理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事物”;(2)不使用无益于表现的词;(3)在韵律方面,用连续的音乐性语词写诗,而不用连续的节拍,海明威学会了在小说里如何通过含蓄陈述来揭示深刻的情感真理,如何通过描绘不断浮现的意象来创造情感的节奏。以意象主义观点看来,《太阳照常升起》中没有任何解释人物及其动机的直接描写和分析。而情感的流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自然力的综合所创造的情感场景来表现的。这些自然力包括风、雨、阵雨、白昼的演变、春天的绿色、或小河疾流撞击石块而溅起的水花。这些都代表着事物本身。海明威还在人的头脑里不断构筑意象形式的星座,直到一种复杂心绪或想法明朗化并居于支配地位,就像音乐的旋律将潜在的连贯带给乐谱一样。海明威在小说一开始就描绘了光明与黑暗的意象图案,既揭示城市的混乱,又深刻表明了杰克和勃莱特之间的关系。在叙述他们第一个夜晚的聚会时,海明威就用意象的手法表现了将这两人维系在一起的交替出现的希望与绝望的情感:

出租车爬上小山,路过灯火通明的广场,然后继续前行,进入黑暗……然后转上鲁·马弗塔德大街的大鹅卵石路。街道两旁有灯火通明的酒吧和打烊很晚的商店。车子沿这老街行驶,我们分开坐着,车子又把我们颠簸到了一起。勃莱特帽子摘掉了。她的头向后靠着。借着正营业的商店里射出来的灯光,我看得见她的脸,接着又是黑暗,当我们驶出黑暗来到德斯·戈比林大街时,我清楚地看见了她的脸。路面被翻开了,人们在电石灯的亮光中在电车轨道上干活。勃莱特脸色苍白,通亮的灯火照出她脖子的修长线条。街道又暗下来了,我吻了她。我们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接着她转过身去,紧靠在车座的一角,离我尽量远些。她低下头。

这一段叙述不仅仅是简单意象高度有效的并置,而且表现了许多概念和情感——一种具有压倒之势的灾难感。在一片白炽中,这些意象表现了这部小说所要反映的许多真实的侧面。老街代表世界大战前的生活常规,甚至代表一种更老的通道:即性关系。以同样的多种感染力,出租车经过的一段翻开的路面象征20世纪充满动乱的世界,被破坏了的生活常规,杰克和勃莱特之间被破坏了的性爱关系的可能性。电石灯,意象坚固、明亮、奇异,不仅含蓄

地表现了外部世界的刺眼,也隐喻地表现了杰克个人的内心世界,它同外部世界一样遭到破坏,被由痛苦为代价所获得的哲学意念创造的灯光所照亮。另外,因奇怪火光的作用而散乱出现在黑暗中的阴影的总体意象使人想到地狱;它立刻使杰克和勃莱特感到他们是在地狱里,他们又渐渐地感到地狱就是目前的人类状态。他们两人路过的地狱对每人来说都是灾难,在这一段里可以看到灾难加剧的预示,一个更大灾难即将到来的警告。这是小说中最完善、最持久的意象之一,它看起来虽微妙,但很强烈,它是小说刚开始就表现出的悲剧调子。

象征主义既是一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又是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象征就是用具体事物来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作为文艺创作上的一种表现手法,象征主义作品描写特定的具体形象,通过对应、联想、暗示,造成艺术效果,并试图以此为途径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海明威在小说中运用象征手法表现战后的荒诞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及其生活。《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高山和平原具有深刻而丰富的象征意义。杰克和比尔远离山下平原上人们的放荡与堕落,来到依拉蒂河流经的大山里,在河边垂钓,悠悠哉哉地度过了质朴宜人的一个星期。高山象征人的意识。《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大自然及其美丽风光是人的道德状态及其意识的延长部分和它们在客观世界的相关物。当杰克和比尔将贝奥恩和棕色的丘陵抛在身后时,他们产生了一种对自由和舒适的不断增强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恰与他们爬得越高便越显得美的自然风光联系在一起:

我们爬得越来越高,地平线也随着变化……我们穿过树林……平原的尽头是黑黝黝的群山。它们与我们抛在身后的棕色的、烧焦了的山不同,这些山上林木葱郁,山间云雾缭绕。绿色的平原连绵不断。

这既是外部风光,又是两人所寻求的内心世界。一会儿后,杰克又开始描述依拉蒂河附近的树林。他的描述恰恰说明了人远离疯狂混乱的社会后,心境中出现的清澈:

那是一片山毛榉树林……我们沿着山毛榉大树干之间的小路穿行,阳光透过树叶,花花点点地洒在草地上。树大叶厚,但林子里并不阴暗。没有灌木丛,只有光滑的草地,嫩绿清新,那灰色的大树间隔得恰到好处,仿佛是一个公园。

在庞普洛那看斗牛是小说的高潮。斗牛场内人对牛都只有一个选择:杀或被杀,生或死。公牛似猛虎下山,斗牛士如蛟龙戏水,你来我往,相互攻击,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如此生死攸关之事却被做来供人取乐,真是荒诞至极!而斗牛士罗莫洛却热爱斗牛

这一职业,称公牛是他“最好的朋友”,诚实地靠近公牛与之搏斗,优美地面对死亡,从而在危险、荒诞、无意义的工作中找到了意义并创造了美。斗牛场象征充满痛苦、暴力和死亡的现实世界。斗牛场里的杀与被杀、生与死,象征人类世界中的战争、暴力、痛苦和死亡;斗牛的荒诞和无意义,象征战后人的生活的无希望和现实世界中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困惑;斗牛士直接面对荒诞与无意义并通过对牛与斗牛的爱找到意义,象征在空虚、冷酷、邪恶的现实世界中人只有通过坚持与和他同命运的朋友们的爱与友谊才能在生活中找到意义并创造出秩序和美;斗牛士因面对死亡表现出“行业纯洁”而赢得人们的赞美,象征在现实世界中人在痛苦和死亡面前应该通过忍耐克制的方式,重视崇高的道德,表现“压力下的优美”来使自己具有尊严。

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艺术创作表明,海明威的艺术主张是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一方面,作家必须诚实地运用现实主义方法,用事实说话,讲真话,真实地再现生活,告诉人们真理;另一方面,作家还可借鉴某些现代主义技巧,增强文学对生活的表现力,从而深化作品的主题。在小说中,海明威使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当代美国文学和世界文

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HEMINGWAY, ERNEST. *The Sun Also Rises*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4.
- [2] BURHANS, CLINTONS S. *Hemingway and Vonnegut: Diminishing Vision in a Dying Ag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3 [C], ed. Carolyn Riley. Detroit, Michigan: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5.
- [3]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7 [C].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81.
- [4] PHILLIPS, LARRY W. ed. *Ernest Hemingway on Writing* [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 [5] MEYERS, JEFFEREY. *Hemingway, a Biography*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Inc., 1985.
- [6] 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增订本)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7] WILKINSON, MYLER. *Hemingway and Turgenev: The Nature of Literary Influence* [M].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86.
- [8] HOOK, ANDREW. *Art and Life in The Sun Also Rises*. Ernest Hemingway: *New Critical Essays* [C], eds. A. Robert Lee et al. U. S. A.: Vision and Barnes & Noble, 1983.

[责任编辑: 贾世传]

## 辽宁省语言学会第七届年会暨辽宁省修辞学会第三届年会在我校召开

由辽宁省语言学会、辽宁省修辞学会、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联合举办的辽宁省语言学会第七届年会暨辽宁省修辞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代表是辽宁省内从事语言、修辞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共有近50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韩增林教授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卫平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党总支书记刘庆柱先生以及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刘贵福先生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这次会议首先进行了两会常务理事会改选,改选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博士张玉金当选为辽宁省语言学会会长,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迟永长当选为辽宁省语言学会秘书长;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硕士刁晏斌当选为辽宁省修辞学会会长,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宝贵当选为辽宁省修辞学会秘书长。这次会议还进行了学术交流。首先,分成两个小组进行讨论,一个是语言应用组,一个是语言理论组。语言应用组讨论的问题是对外汉语教学、修辞及相关问题。语言理论组既讨论古汉语理论,也探讨现代汉语的理论;既有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某一专题的研究。与会代表态度认真、学风端正、气氛热烈,不同观点可以自由交锋,体现出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最后进行大会发言,先由每组代表介绍分组讨论情况,然后是大会自由发言。与会代表深感这是一次成功的学术讨论会,结识了朋友,交流了信息,相互之间都有启发,将会促进辽宁省语言学研究 and 教学事业的发展。与会代表期待两年以后再相聚。